

视点纵横

文博深一度

四十四块晋南壁画残片背后

本报记者 刘海红



“迎陵频伽”残片 受访者供图

初步缀合与研究

44块残片清理完毕后,杨扬团队启动了虚拟缀合工作。令人欣喜的是,约半数残片在数字空间里渐渐聚拢,最终拼出了一铺高约4米、宽约3米的L型壁画局部。画面中,炽盛光佛居于中央,端坐在牛车之上。车轮旁,一名力士弓身推轮,另一人立于前方。怀抱琵琶的金星、托举果盘的水星、执笔持札的水星……诸星神依次排列,每一个都有独特的姿态、表情,组成了一幅气势恢宏的《炽盛光佛与九曜星神图》。

“炽盛光佛乘牛车的图像结构,在敦煌藏经洞的晚唐绢画中能够看到,但在元明时期的寺观壁画里,目前这铺是唯一的实例。”杨扬说,这意味着它承袭了唐代的图像传统,而非元明时期常见的正面坐像式构图,它为晋南与敦煌之间的图像传播路线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博长期深入山西各地做田野调查,对寺观壁画的线描技法有系统的年代学观察。他认为,这批壁画在勾线方式和填色习惯上与山西运城稷益庙的明代壁画极为相似,创作年代应在1500年前后,属于明代寺观壁画中极为罕见的精品。“在山西、河北、北京、陕西保存的丰富寺观壁画遗存中,仅就线描技术本身而言,也存在有迹可循的年代学特征,这使得通过绘画技法进行断代成为可能。”孙博说,不过,这一结论仍需通过更多科学手段进行验证。

更令人振奋的是,其中两块绘有“迎陵频伽”(妙音鸟)的残片,经过比对,被确认与山西稷山青龙寺腰殿西壁的缺失部位完全吻合。这一结果证明,这批残片中至少一部分的确切出处为学界公认是元代遗存的青龙寺腰殿。

从晋南寺观散落世界各地

这批壁画残片的来历有了眉目,但更多晋南流散壁画被学界关注。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孟嗣徽多年致力于追踪晋南壁画的流散史。她梳理发现,20世纪初,从晋南稷山兴化寺、洪洞广胜寺、平阳府某道观等地,有至少8铺大型元明壁画被揭取外流,如今分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及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地。这些作品在题材、尺幅、风格和制作工艺上高度接近,被学界称为流失的“晋南寺观壁画群”。历经海内外学者近百年研究,其中部分壁画的原位至今仍无定论。

在大洋彼岸,关于“晋南寺观壁画群”的年代依然在被探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夏南悉对她所在大学博物馆珍藏的两铺中国壁画《药师佛会图》《炽盛光佛会图》的断代提出了新的看法。她认为,这两铺被标注为广胜寺前殿的明代壁画,其构图习惯、空间处理和人物造型更接近元代晚期的“朱好古画派”传统。如果这一判断成立,不仅将改写这两铺壁画的展签,也将重塑学界对晋南流散壁画整体年代框架的认知。

画面背后的文化融合

炽盛光佛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什么古人纷纷描绘它?

北京大学教授李淞列出了从敦煌藏经洞到晚清刻本50余件炽盛光佛图像实物,揭示了炽盛光佛图像体系跨越千年的演变脉络。从唐到元明,这一图像不断完善,炽盛光佛最初是乘牛车巡行天界动态形象,后来逐渐被改造成正面端坐莲台的静态结构。到元明,炽盛光佛已经从最初的禳星消灾专业神,拓展为兼具禳灾与祈福双重功能的普遍信仰对象。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郭式认为,如果把炽盛光佛图像的传播在地图上标出来,会看到一条清晰的路线:敦煌藏经洞的晚唐绢画是西端起点,经四川资中的五代造像龕、陕北的石窟壁画、晋北应县木塔的辽代版画,一路向东至晋南的元明寺观。历朝历代都在这个主题上叠加新的理解和创造,这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融合的过程。

探索流散壁画保护方法

图像缀合和学术研究取得了突破,但文物修复的挑战才刚开始。

“这批壁画的病害情况比想象中复杂。”陕西科技大学研究馆员杨文宗说,不同于石窟寺壁画依附于山体岩壁、墓葬壁画封闭于地下空间,这44块残片是从寺观建筑的土坯墙上人工揭取下来的,切口边缘参差不齐,厚薄差距极大,最薄处仅一两厘米,最厚处超过5厘米。加上百年来在木箱中叠压存放,地仗层严重酥碱,画面大面积起翘脱落,局部甚至一触即碎。

目前,国内针对流散寺观壁画的保护修复,还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杨文宗团队近年来摸索出了一套“逐块修复、独立支撑、整体对接、缝隙弱化”的技术路线。简单来说,就是先单独对残片进行加固、做病害治理,再用背部沙布条牵拉固定的方式为其提供物理支撑,最后再做整体的拼合对接,在拼缝处进行弱化处理。

据透露,杨文宗团队将参与实施国博这批壁画残片的保护修复项目。修复完成后,它们有望在国博展厅对公众展出。



游客在鼓楼展厅沉浸式体验项目。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

是“文化轴”,也是“发展轴”

本报记者 高婷 文/图

7月27日,晨光漫过正阳门城楼朱红门扇,历经6年封闭修缮,这座600年古门重新开放。站在城楼之上,来自山东的游客张先生凭栏远眺,说:“站在正阳门,能读懂古人‘以轴统城,秩序立都’的营造智慧。”

两年前的这一天,“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系统性保护、创新性展示的新起点。恰逢申遗成功两周年,北京东城、西城两区联合发布《“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焕新绽彩行动计划(2026—2028年)》,搭建文物修缮、价值阐释、文旅融合等八大体系,推动这条世界遗产轴线从“城市轴”“文化轴”转向“活力轴”“发展轴”。

精修严护,筑牢遗产安全根基

正阳门箭楼,数百载风雨侵蚀让墙砖破损脱落,修缮团队赴山东临清,选用国家级非遗临清贡砖烧制技艺复刻城砖,最大限度还原古建风貌。修缮工作联动故宫博物院古建修复团队,确立“一物一策、有据可循、修旧如旧”标准,仅屋面修复就10余次召集全国古建、彩画专家现场指导。不同于传统封闭施工,正阳门修缮工地全程开放,打造文博领域“开放工地”,供高校、科研院所实地观摩,让修缮过程成为古建保护课堂。

申遗成功后,《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2035年)》相继实施,15处遗产构成要素点全部完成世界遗产标识布设。遗产点腾退有序推进:2025年底育才学校先农

坛原校址完成移交,2026年初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腾退收尾,德胜桥两侧真武庙、永泉庵修缮后对外开放,中轴线完整历史空间格局逐步复原。

中轴线北端,钟鼓楼走出科技赋能预防性保护新路径。申遗成功两周年前夕,钟楼63吨“钟王”完成撞钟测试。针对古钟木架结构隐患,技术团队加装销钉分力板,搭配微米级位移监测设备,为巨钟搭建“数字健康监测档案”。从被动抢修到全周期动态监测,钟鼓楼形成的保护模式正逐步向整条中轴线推广。法治、古法、科技、空间复原四位一体的保护框架,稳稳守护古都文化脊梁。

活化赋能,文化新空间常态开放

伴随正阳门城楼重启,“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专题展同步亮相箭楼,从都城规划、遗产价值、城门变迁多角度解读中轴线。四层文化客厅常态化举办非遗展演、主题沙龙。正阳门现场工作人员说,要让正阳门成为大众沉浸式品读都城营建历史的公共文化空间。

沿中轴线向南,天坛神乐署内中和韶乐雅音不绝。2026年全新升级的“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展”开放,数字交互、AR(增强现实)礼乐复原、古乐动态演示悉数上线,实现可听可看可互动的观展体验。策展人、神乐署雅乐中心霍轶告诉记者,展览自2023年启动大纲编撰,历时两年打磨,分四大单元深挖礼乐文明内核。无数观众好奇的祭天完整流程,被数字化复原成鲜活场景。

展厅内人工智能农冠服制互动装置人气颇高,观众可一键换装虚

拟八佾舞礼服,随地面投影移步,编钟编磬随之奏响。依据古籍复原的乾隆祭天数字影片,以数字化手段将文字记载转化为可体验的实景,搭建起古今对话通道。

深挖价值,多维阐释中轴线文明内核

“申遗成功两年来,我们始终在探索遗产保护利用的‘后半篇文章’。”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嘉说,两区联合发布的焕新行动计划,覆盖文物管护、学术研究、文创演艺八大协同板块,打通两区文博资源壁垒,降低大众接触世界遗产的门槛,吸引全社会参与中轴线文化传播。同时,两区联动高校、文博机构深耕在地历史,一批原创文艺读物面世,如《钟鼓楼那些事儿》《神兽在故宫》《中轴少年》等面向不同年龄层普及中轴线文化。

数字技术拓宽价值传播边界,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搭建国内首个遗产三维数字孪生监测平台,为正阳门箭楼布设北斗监测站、无线加速度传感器,采集超百亿组数据,完成建筑毫米级数字复刻。“云上中轴”小程序搭载虚拟导览、“数字打更人”公众监测功能,搭建公众参与遗产监测闭环,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遗产传播覆盖面。

两年来,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在严谨保护与创新活化驱动下,空间格局愈发完整,开放场景不断丰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市民、游客在多元开放空间中,走近、读懂、共享文化遗产。



修缮后的正阳门对公众开放。